五百家註柳先生集

八

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倘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紲張曰弁冠也衽衣衿也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傴僂將事傴委羽切僂隴主切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於天轇轕璇璣孫曰轇轕猶交加也書在璿璣玉衡璣正天文器璇美玉○轇轕音交各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服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卜於玄宼將踰石梁欵天津孫曰天津九星橫河中主四瀆津梁欵叩也於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耀芒孫曰晉天文志左旗九星在天河鼓左旁右旗亦如之而

養有寬狹所聞有多寡是
不聽仕之遇不遇身名榮
系也故大智若愚大辨若
者史氏所稱世俗所謂拙
廢不重責已其論巧拙之
舍仕宦進退之間又何足
以知真巧拙所在耶

罵尸蟲文 并序

韓曰公此文蓋有所寓耳貞元中公以黨累貶
永州司馬宰相惜其才欲漸濯用之詔補袁州
刺史其後諫官頗言不可用遂罷當時之讒
公者衆矣假此以攄其惡也當是謫永州後作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蟲三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輒籍
記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讒于帝以求饗韓曰酉陽
雜俎云人

韓曰觀其文益指當時以諂曲獲用者又謂上之人不明棄直而用曲則不才者進其旨微矣

皆貶謫後作與前篇相先後云

后皇植物 韓曰楚詞九章后皇嘉樹橘徠服兮註后皇天也 所貴乎直聖主取焉 主一作王 以建家國亘為棟楹 上音棟下音盈 齊為閨閾 上音奇下音域 外隅平端中室謹飭 飭一作飾 度焉以几 孫曰周禮室中度以几几三尺也○度待洛切 維量之則君子憑之以輔其德 其一作有 末代淫巧不師古式斷茲採木 韓曰採屈仲木也 以限肘腕歌形詭狀曲程詐刀制類奇邪 上音畸下音衰 用絕繩墨勾身陋狹危足

市骨樂毅歸燕韓曰燕昭王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古
買其骨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況生者乎不
期年千里馬至者三馬今王致士先從隗始況賢于隗
者哉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於是
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以為亞卿今我斬此以希古賢
諂諛宜惕正直宜宣道焉是達法焉是專咨爾君子曷
不乾乾張曰易君子終日乾乾○乾音虔
既和且平獲祐于天去惡在
徵慎保其傳黃曰好惡根於心而託物以自見廉者不
飲貪泉正者不食邪蒿反本者必悲黑白
之絲執方者不蓄圖轉之器宜也子厚急於祿仕曲腰
盤折同於俚俛者多矣而反斬絕曲几而有神得無
滋誅之
宪乎

來髑死莖猶墮指攣腕腫足攣力緣切腕烏貫切腫時勇切為廢病必殺之是不可留余曰汝惡得之曰得之榛中曰榛中若是者可既乎曰不可其類甚博余謂僮曰彼居榛中汝居宮內彼不汝即而汝即彼犯而鬬死以執而謁者汝實健且險以輕近是物然而殺之汝益暴矣彼耕穫者求新藠者孫曰漢書樵藠後爨藠草也皆土其鄉知防而入焉執未操鞭持芟朴以逐其害汝今非有求於榛者也密汝居易汝庭孫曰易謂芟治草木不凌奧不步閒是惡能得而害汝且

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灾日夜數十發少尚五六發過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人咸無安處老弱燔死（燔音煩）晨不爨（取亂切）夜不燭（夜一作暝）皆列坐屋上左右視罷（音疲）不得休蓋類物為之者訛言相驚云有怪鳥莫實其狀山海經云章義之山有鳥如鶴一足赤文白啄其名曰畢方見則其邑有譌火（孫曰上皆山海經之文妖言曰譌譌與訛同五戈切）若今火者其可謂譌歟而人有以鳥傳者其畢方歟遂已中狀而圖之攘而磔之（舊注磔裂也陟格切）為之文而逐之

對反褊音憑　余駭其狀兮往尤於醫徵滓以觀兮既笑而嗤

曰子胡昧愚兮茲謂蹲鴟孫曰史記汶山之下沃野有蹲鴟舊注蹲鴟芋魁也○上音存下處之切　處身猥犬兮善植圩畔

下濕之地　受氣頑昏兮陰僻歌危歌丘宜切亦作欹　累積星紀兮以老為奇潛芭水土兮混雜蠆蚳韓曰蠆蝮蝗子也蚳蟻卵也○上惟船切下丈飢切　不幸充腹兮唯痼之宜野夫忮害兮童曰忮狠也音寘　假是以欺刮肌刻貌兮觀者勿疑中虛以脆兮外澤而夷誤而為餌兮命或殆而令無以追兮後慎觀之嗚呼物固多偽兮知者蓋

寡考之不良兮求福得禍書而為詞兮願寤來者

憩蟜文 并序

零陵城西有蟜室於江（補注零陵永州郡名說文蟜若龍而黃一說無角曰蟜○蟜丑支切）法曹史唐登浴其涯（音沂）蟜牽以入一夕（一作昔）浮水上吾聞凡山川必有神司之抑有是耶於是作憩蟜投之江曰

天明地幽孰主之兮（韓曰莊子天其運乎地其處乎孰主張是）壽善夭殤終何為兮堆山醲江（醲山宜切又所綺切）司者誰兮突然為人使有

以從已志而不可猶恛然念其故國至於將死精神離散四方上下無所不往又有衆鬼虎豹怪物之害故大招其魂而復之言皆不若楚國之樂者招海賈文雖變其義益取諸此也宗元以為崎嶇冒利遠而不復不如已故鄉常産之樂亦以諷世之士行險僥倖不如居易以俟命

云○賈音古

咨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盪泊兮

蕩晏本泊作汩

顛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雜突

盪音湯上還規切下陁沒切

茫無形兮往來遽卒

子忽切

陰陽開闔兮氛霧滃渤

上烏孔切

下蒲末切

君不返兮逝悅惚

一無逝字悅與恍同

舟航軒昂兮下上飄風

鼓騰趠嶢嶕兮 童曰嶢嶕高也○趠敕角切嶢音堯或書作堯嶕魚列切 萬里一
覩崒入泓坳兮 張曰崒峯巇嵂也才律昨莫二切泓烏宏切坳於交切 視天若眩
孫曰說文六尺為步步百為畝莫侯切與晦畝同 奔蠵出扞兮翔鵬振舞天吳
九首兮 孫曰山海經云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為水伯其為獸也八首八足八尾背青黃人面此作九首恐誤 更笑迭怒垂涎閃舌
虜黑齒棧齺鱗文肌 韓曰黑齒之邦注黑齒海外國名童曰齺齒不正齺齒露也○齺士眼切齺魚蹇切 三角駢列耳離披 韓曰山海經鼓魚背腹皆有刺如三角菱○鼓音陵 反齗叉牙踔嶡崖 童曰齗齒根肉踔踔踔也嶡釜山高險也齗魚斤

切蹕勅教又尺約勅角切欽音欽 蛇首豨鬣虎豹皮 韓曰沈懷遠南越志鮫魚鯉也形如鮎而四足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虎鮹長五尺黃黑斑文耳目遠牙有似虎形或變乃成虎○豨呼也音希 羣沒亙出謹遨嬉臭腥百里霧雨瀰君不返兮以充饑弱水蓄縮 韓曰張衡思玄賦亂弱水之潺湲兮楚詞大招東有大海溺水淈只注東海其水淖溺沈沒萬物也弱一作溺 其下不極投之必沈頁羽無力 孫曰山海經云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環之不能載鴻毛 鯨鯢疑畏 童曰鯨鯢大魚也 淫淫巆巆 魚力魚其二切 君不返兮涵重淵 涵音含 高下迾置滔危顛 童曰迾遮也迾呂結切 崩濤搜踈剡戈鋋 張曰鋋小矛時連切 君不返兮

靑沈顛其外大泊泙汗漫淪張曰泙木名谷也漫淪水深廣貌○泙音平漫於倫切
終古迴簿旋天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亂星辰
東極傾海流不屬泯泯超忽紛溢沃殆而一跌兮跌徒結切
沸入湯谷孫曰淮南子云日出湯谷入虞淵韓曰離騷遠遊朝濯髮於湯谷注湯谷在東方少陽之位
舳艫霏解梢若木韓曰楚詞注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淮南子云建木在廣都若木在建木西○舳音軸艫音盧
雷童曰海神名曰海若巨鼇頷首山顛韓曰列子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其中有五谷一曰岱輿二曰圓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而山根無所著隨波上下不得暫峙先聖訴于帝使巨鼇十

五舉首而載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孫曰天問云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鼇音敖頷户感反猖狂震巘翻九垓孫曰易震雷巘巘許逆反垓音該君不返兮靡以慙咨海貢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怕駭愁苦怕音叵而以忘其歸上黨易野恬以舒孫曰周禮險野以入為主易野以車為主易平也韓曰上黨潞州也言天下平陸之地足以為賈而無虞也蹈蹝原土堅無虞舊注蹝踐也忍徒到切久如又二切蹈岐路脈布彌九區出無入有百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撞鐘擊鮮悠歡娛君不返兮欲誰須膠高得聖捐鹽魚童曰孟子膠高舉於魚鹽之中范子去相安陶朱韓曰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乘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十八

有周之嬴兮（嬴力追切）邦國異圖臣乘君則兮王易為侯威强逆制兮鬱命轉幽（轉一作輔）疹蠱膠密兮（疹恥忍切又音軫作疢蠱音古毒也）肝膽為仇（一作尤）姦權蒙貸兮忠勇以劉伊時云幸兮大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橫驅以抑嵩高坼陊兮（張曰說文云陊山崩一曰山摧丈爾切）舉首排直壓溺之不慮兮（壓乙甲切）之炳烈兮王不寤夫讒賊卒施快於剽狡兮（剽匹妙切狡古巧切溺奴狄切）堅剛以為式知死不可撓兮明章人極夫何大夫恒就制乎强國（猻曰謂范中行之難蓑弘與之晉以為討周人殺蓑弘）松栢之斬

兮黤寥廓而殄絕 黤徒敢切 揭馮雲以翔想兮 童曰翔說文云飛聲音貢一音紅 終冥冥以鬱結欲登山以號辭兮愈洋洋以超忽心沄涸其不化兮 沄音亙涸音鶴又胡故切 形凝冰而自慄圖始而慮末兮非大夫之操陷瑕委厄兮固衰世之道知不可而愈進兮誓不偷以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佯貞臣與為友 臣下一有以字 比干之以仁義兮 韓曰論語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商有三仁焉一本作比干之仁義兮一作比干之以仁義類兮一無義字 緬遼絕以不羣伯夷殉潔以莫怨兮 童曰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

仁又何怨 孰克軌其遺塵兮端誠之內虧兮雖耆老其誰珍
古固有一死兮賢者樂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與
嗚呼哀哉敬余忠甫 一作敬弔忠甫 一作弔予忠甫

弔屈原文

晁元咎序此文於變騷曰弔屈原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原沒賈誼過湘初為賦以弔原至揚雄亦為文而頗反其辭自崐山投諸江以弔之誼愍原忠逢時不祥以比鸞鳳周鼎之竄棄雄則以義責原何必沈身二人者不同亦各從志也及子厚得罪與昔人離讒去國者異太史公所謂廣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世者故補之論宗元之弔原殆困而知悔者其辭慙

蟲薦壤兮進御羙褻 韓曰書于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注華象草也華蟲雉也宗廟彝樽以華蟲等為飾壤土壤也羊小者曰羙褻衣袂左氏襄十四年衛石宰穀曰余狐裘而羙袖先生之意蓋以言貴者不褻賤者獲用而賤者反得以進御云耳○羙音義與袖同 牝雞咿嚘兮孤雄朱咮 韓曰書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咮喙也蓋亦以喻賢者不獲伸其喙而小人反以肆其說耳○咿嚘音伊憂咮與噣同陟救切 哇咬環觀兮蒙耳大呂 孫曰哇咬淫聲也梁元帝纂要淫歌曰哇歌謂淫聲乃環而觀之鬧黃鐘大呂之聲則蒙耳而不聽也大呂六呂之一蒙敝也○哇烏瓜切咬於交切 董喙以為羞兮 韓曰董烏頭喙烏喙皆藥之有毒者羞膳羞也○董音勤 焚棄稷黍狂獄之不知避兮宮庭之不處陷塗藉穢兮 藉慈夜切

榮若繡黼榱折火烈兮 韓齊魯謂之榱○榱音衰娛娛笑舞 娛娛一作娭娭讒巧之嘵嘵兮 舊注說文嘵嘵懼也詩曰予惟音嘵嘵○嘵欣么切與憢同惑以為咸池 猻曰咸池黃帝樂名便媚鞠恣兮 恣文六切美逾西施 舊注填韓曰離騷有西施之美容謂謟言之怪誕兮反實填而遠違 張曰俞緩謂俞者以玉充耳○填他甸切匿重痾以諱避兮進俞緩之不可為 鍼與針同但跗泰緩也二人古之良醫何先生之凜凜兮厲鍼石而從之 韓曰孔子去齊有舍字曰遲遲吾行之遲遲 韓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柳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 童曰接淅而行去魯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且黜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惟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悃愊兮悃苦本切愊逼切洎大故而不貳沈瑣瘥瑕兮瘥於計切軌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童曰荃蕙皆香草離騷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注荃蕙美香荃音孫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髣髴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涕余滺之盈眶張曰眶目眶音匡呵

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媮風之不可去兮媮音偷懷先生之可忘黃曰賈生得罪於漢投文汨羅以弔屈皮曰休不用於唐沈文沉湘以悼賈之見讒有似賈生之才而投閑長沙也其擬人固以倫矣子厚昵比匪人視三閭大夫相去幾驛乃徒追慕其文天對之辭倣騷十九憨態深矣又不加省而投文弔之亦足以發中流千古之笑

弔樂毅文

晁无咎曰弔樂毅文宗元之所作也樂毅其先曰樂羊燕昭王以子之亂而齊大敗燕昭王怨之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乃先禮郭隗而將軍下齊七十餘城田單

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為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雠一恒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 孫曰易憧憧往來憧憧赤容切 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

韓曰以孟子之賢而臧倉猶得以沮君梁丘據不毀晏子之賢是誠可取公之竊逐遠方左右近臣無一人為之地者其曰激贊梁丘誠有以哉

齊景有嬖曰梁丘子　孫曰梁丘據字子猶齊之嬖大夫　同君不爭古號

媚士　韓曰昭二十年左氏齊侯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　君悲亦悲君喜亦喜　孫曰列子云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據從而泣　昌賢不贊辛贊於此媚子所仇

激贊有以梁丘之媚順心狎耳終不撓厥政不嫉反已

晏子躬相梁丘不毀恣其為政政實允理時睹晏子食

寡肉缺味愛其不飽告君使賜中心樂焉國用不墜後之嬖君罕或師是導君以諛（音腴）聞正則忌讒賢叶惡民盡國圮（部鄙切）嗚呼豈惟賢不逮古嬖亦莫類梁丘可思又況晏氏激贊梁丘心焉孔疼

霹靂琴贊引（霹音僻靂音歷）

霹靂琴贊引 霹音僻 靂音歷

霹靂琴零陵湘水西 補注曰零陵屬永州 震餘枯桐之為也 孫曰雷之甚者為震 始枯桐生石上說者言有蛟龍伏其竅 童曰竅空也音欬 一夕暴震為火之焚至旦乃已其餘硿然倒臥道上 張曰硿石

尊勝幢贊 并序

以佛之為尊而尊是法嚴之於頂其為最勝宜也既尊而勝矣其為拔濟尤大塵飛而災去影及而福至睦州於是誠焉不疑孫曰睦州謂李睦州也以李錡之叛得罪貶循州元和三年正月以赦量移永州龔石六觚韓曰漢書破觚為楩圜斲琱為楩音孤其長半尋乃篆刻立之為福焉孺人之墓補注焉孺人睦州外婦元和五年五月卒於永因葬焉公有太府李卿外婦焉淑誌見外集儒人之生奉佛道未嘗敢怠今既沒睦州又成其志擇最勝且尊之道文之於石以延其

不行有過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誠懇過又不及憂之大方唯是焉急內不自得甚泰為憂省而不疚雖死優游所憂在道不在乎禍吉之先見韓曰易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乃可無過告子如斯守之勿墮

師友箴 并序

黃曰子厚師友箴曰吾欲從師取友而天下無可者必得伸尼叔牙而師友之退之師說曰師不必賢於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爾由退之說則學者不敢恃已

魯悼公以其夏禹之後給
地爵為侯後因以為夏侯氏
脫帝密網韓曰嬰為沛縣吏與高祖
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
人告故不傷嬰嬰證之移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答掠數
百終脫
高祖
摧虜暴氣扶乘天休運行嘉謀禹之苗也鄴侯
韓曰鄴蕭何所封何之先出自子姓宋戴公裔孫樂大
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於蕭後因以為氏○鄴音贊
保綏三秦控引漢中孫曰項羽立沛公為漢王都南鄭
以何為丞相何進韓信東定三秦
何留收巴蜀宏器廓度以大帝業卨之裔也淮陰韓曰淮陰
信之先出自姬氏左氏曰邢晉應韓武之
穆也曲沃桓叔之子萬食采於韓因以為氏整齊天兵導
揚靈威覆趙夷魏拔齊殄楚孫曰覆趙謂斬趙王成安
君陳餘夷魏謂虜魏王豹

子斬之建赤旗于沛邑以昭其神張曰高祖為沛公旗幟尚赤假手於嬴以混諸侯韓曰秦嬴姓謂六國而復歸于漢憑力於項以離關東韓曰謂項羽剽悍而關東心離奉纘帝之元命纘作管切而四代之後咸獻其用德乘木之大統孫曰謂周木德也而秦楚之盛不保其位既建皇極設都咸陽撫征四方訓齊天下乃樂沛宮以追造邦之本乃歌大風以昭武成之德童曰高祖十二年過沛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乃尊舊邦尊或作奠以壯王業之基生為湯沐之邑沒為思樂之地且曰萬歲之下魂

俾生靈盡其敬焉陳本以宅神用成其終俾生靈盡其慕焉故高帝定位建茲閟宮孫曰詩閟宮有侐建茲閟宮即上云沛宮也閟音秘惠帝嗣服爰立清廟見上注綿越千祀至今血食此所以成終而成始也且夫以斷蛇之威安知不運其密用佐歲宮以流澤歟以約法之仁張曰高祖入關與父老約法三章耳安知不流其神睠與眷同相舊邦之遺黎歟以紿唐之餘慶統天之遺烈安知不奮其神化大祐於下土歟然則展慶乞靈烏可已也銘于舊邑以迪天命其辭曰

蕩蕩明德時惟放勳揖讓而退祚於後昆羣蛇輔龍（孫曰晉世家文公即位賢從亡者未至介子推子推入綿上山中至死不見子推從者憐之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乘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怒終不見其處所以翊天門（翊一作翌音工）登翼炎運唐臣之孫秦網既離鹿騁厥駭東夏長蛇封豕（韓曰左氏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封豕大豬也）蹈躍中野天縱復堯緒鍾祐于劉赫矣漢祖播茲皇猷揚旗沛庭約從諸侯（從將容切）豪暴震疊威聲布流總制虎臣委咸良疇勒（子小切）珍霸楚遂荒神州（孫曰詩遂荒大東）區宇懷濡黔黎輯柔表正萬國炎靈用休定宅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　并序

集註唐孝友傳曰壽州永豐李興亦有志行柳宗元為作孝門銘云云全載于傳

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上所部編戶𠰁與訦同李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就一作疾興自刃股肉假託饋獻其父老病已不能啖啖上音淡下妹悅切正作歠宿而死興號呼撫臆口鼻垂血捧土就墳沾漬涕洟洟漬疾智切洟音夷墳左作小廬蒙以苫茨孫曰以苫茨謂草覆屋伏匿其中扶服頓踊孫曰扶服即匍匐字頓踊謂躃踊也晝夜哭訴孝誠幽達神為見異

穆仲曰魯侯孝王曰然則能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補注史記魯世家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立稱於夷宮是為孝公注云夷宮宣王祖父夷王之廟古者爵命必於祖廟亦有考叔寢莊稱純韓曰左氏鄭莊公置姜氏于城潁潁考叔聞之有獻于公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顯顯李氏實與之倫哀嗟道路涕慕里隣邦伯章奏稽首慇懃上動帝心旁達明神神錫祕祉三秀靈泉孫曰三秀芝草也楚詞山鬼章云采三秀于山閒靈泉即上所云醴泉湧出也帝命薦加亦表其門統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億齡揚芬孫曰十萬曰億億齡言其無窮也

武岡銘　并序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黔音鉗蠻獠雜擾舊注蠻獠西南夷名獠音老又竹絞切亦作獽盜弄庫兵集註元和六年辰溆蠻酋張伯靖嫉黔中觀察使督斂苛刻因聚衆叛殺長史劫據辰綿諸州連九洞以自固九月以蜀州刺史崔能為黔中觀察使貲羣為開州刺史前使賊脅守帥南鈞牂牁外誘西原韓曰漢定西南夷置牂牁郡西原西南夷地名置魁立帥一作伍殺壯盟誓洞窟林麓嘯呼成羣皇帝下銅獸符孫曰漢置郡守置銅虎符竹使符發兵遣至郡合符符合乃聽發兵也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發庸蜀荊漢南越東甌之師孫曰庸即上庸縣庸蜀謂劍南東西

我老洎幼由公之仁小不為虺許偉切蜴音惕又越偪切大不為鯨鯢孫曰宣十二年左氏古者明以為大戮鯨鯢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喻不義之人恩重事特不遑而遠莫可追已顧銘武岡首以慰我思以昭我鄰一作類以示我子孫一有爾字億萬年俾我奉國如今之誠鄰之懷如公之勤其辭曰今

黔山之嶜童曰嶜高也音撙巫水之蟠韓曰巫山五溪也蟠曲也音盤魚騄而離獸犯而殘戶恐合竄披攘仍亂王師來誅來一作耒斯死以緩公明不疑公信不欺援師定命援一作授俾邦克正皇

圖談康軍事牙將米景鑒者蔣晏凡用罰布六千三百
孫曰周禮廛人掌斂市之罰布注罰布者
犯市令者之泉錢行之曰布泉　役庸三十六
大甎千七百其深八尋有二尺　孫曰八尺為尋　銘曰
盈以其神其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疇肯似於政　孫曰似續
也
其來曰新　一作盈　其神

舜禹之事

晏元獻曰此文與下
宜等篇恐是博士韋等所作

魏公子丕由其父得漢禪　音擅
還自南郊謂其人曰舜禹

烏乎在哉或曰耄矣曰匿矣又十餘年其思而問者加少矣至於堯死天下曰久矣舜之君我也夫然後能揖讓受終於文祖舜之與禹也亦然禹旁行天下功繫於人者多而自忘也晚益之自繫猶是也而啓賢聞於人故不能夫其始繫於人也厚則其忘之也遲不然反是漢之失德久矣其不繫而忘也甚矣宦董袁陶之賊生人盈矣 孫曰謂董卓袁紹袁術陶謙也 丕之父攘禍以立強積三十餘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無漢之思也丕嗣而禪天下得

之以為晚何以異夫舜禹之事耶然則漢非能自忘也其事自忘也曹氏非能自繫也其事自繫也公與私仁與强其道不同其忘而繫者無以異也堯舜之忘不使如漢不能授舜禹舜禹之繫不使如曹氏不能受之堯舜然而世徒探其情而笑之故曰笑其言者非也問者曰堯崩天下若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三載于之言忘若甚然是可不可歟曰是舜歸德于堯史尊堯之德之辭者也堯之老更一世矣德乎堯者益已死矣其幼而

存者尧不使之思也不若是不能與人天下

謗譽

凡人之獲謗譽於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謗在上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謗何也君子宜于上不宜於下小人宜于下不宜於上得其宜則譽至不得其宜則謗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亂世不得已而在於上位則道亦咈於君而利必及於人由是謗行於上而不及於下故可殺可辱而人猶譽

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不相承其節朽黑而無文一本有材字指之滅爪而不得其所窮猻曰爪按曰指也紕指切○指乞洽切舉之翬然若揮虛焉舊註翬飛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余乃召僮燖湯以濯之童曰燖温也音尋則遫然枯遫音速蒼然白臞之黃者梔也舊註梔木實可以染黃支音簏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童曰坂坡也音反馬相踶童曰踶蹋也莊子怒則分背相踶踶徒計切因大擊鞭折而為五六馬踶不已墜於地傷馬視其內

資同惡減耗時無得失貨無良苦盜賊不得殺放水火不得焚溺利愈多名愈尊身愈富而家强子孫葆光（孫曰葆大也音保）是故廉吏之高博也苟脩嚴潔白以理政由小吏得為縣由小縣得大縣由大縣得剌小州其利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由小州得大州其利月益三之一其行又不改又由大州得廉一道（孫曰廉察也）其利月益之三倍不勝富矣苟其行又不改則其為得也夫可量哉雖赭山以為章（孫曰赭赤也章猶枚也史記山居千章之材是也赭音者）涸海以為鹽

童曰涸竭也未有利大能若是者然而舉世爭為貸商以故賊吏相逐於道百不能一遂人之知謀好邇富而近禍如此悲夫或曰君子謀道不謀富子見孟子之對宋硜硜曰何以利為也韓曰孟子謂宋硜曰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柳子曰君子有二道誠而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誠者利進而害退焉吾為是言為利而為之者設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補註禮記中庸之文吾哀夫沒於利者以亂人而

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孫曰瑣細也猶呫呫然動其喙補註呫呫多言貌他協切喙呼惠切彼亦勞甚矣乎

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韓曰瑾嘗為萬年令公亦誌其墓碣謂其撰崇豐二陵集禮藏之南閣如序所言○瑾音僅又渠巾切

傳曰詩書執禮童曰論語之文禮不執則不行一無禮執二字自開元

制禮大臣避諱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豫凶事之說而大典闕焉（孫曰周禮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唐初徙凶禮第五顯慶三年正月許敬宗李義府上所修新禮以為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卻一篇自是天子凶禮遂闕國有大故則臨時採掇附比以從事事已則諱而不傳故後世無考）由是累聖山陵皆摭拾殘缺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遘（劉曰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元和元年正月順宗崩）自崇陵至於豐陵不能周歲（劉曰永貞元年十月德宗葬崇陵元和元年七月順宗葬豐陵）韓曰貞元二十年杜黃裳相司空杜公由太常相天下元和二年罷其後檢校司

時秦罷郡國廟鄭玄以箋註師漢而禪代之儀卒集於小同韓曰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等孫小同仕魏高貴鄉公崇三老五更以小同為五更車駕躬行古禮焉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韓曰賈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為博士後為梁王太傅死漢武初立舉誼孫二人至郡守嘉最好學能世其家盧植以儒學用而諶為祭法韓曰植字子幹涿郡人事後漢為北中郎將作尚書章句禮記解詁五世孫諶字子諒事晉為中書侍郎撰祭法註莊子行於世舊史咸以為榮今裴氏太尉公韓曰謂瑾之高祖光庭也開元十三年玄宗禮議封禪韓曰謂瑾之將封泰山恐突厥入寇光庭為兵部侍郎言行儉也以禮匡義嗣侍中公以

於宰相張說云說奏行之祠部公以禮承大事韓曰謂瑾之祖稹元宋玄宗以壽王瑁母趙麗妃欲立為太子稹陳申生戾園之禍以諫上謝之遷祠部員外郎大理公曰韓謂瑾之父儆也字九思官至大理卿以禮輔東宮而瑾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成書以充其闕其為愛禮近古也源遠乎哉瑾字封叔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世孫曰儆四子堅瑾損塤皆有文學大理之兄正平節公孫曰倩字容卿倩代第五琦為度支郎中今相國郇公其宗子也孫曰倩子均字童曰倩代第五君齋元和三年九月同平章事封郇國公郇公以孝友勤勞揚於家邦一無揚字遊其門

若聞韶濩入其廟如至鄒魯恩溢乎九族禮儀乎他門則封叔之習禮也其出於孝弟歟成書也其本於忠敬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取榮於史氏也果矣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韓曰公嘗誌宗直壙謂其撰漢書文章為四十卷歌謠言議纖悉備具連累貫統好文者以為工此序蓋公在永未召時作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歟亂孫曰禮記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事即動也

○歟字音剔

尚書春秋之旨不立童曰書以紀言春秋以紀事自左丘明

以考其變欲采北義會年長疾作駕墮愈日甚未能勝
也幸吾弟宗直韓曰宗直字正夫公之從父弟也元和十一年從公至柳而卒年三十三愛
古書樂而成之搜討磔裂磔格涉切攡摭融結童曰說文云攡摭拾也博
雅云取也攡俱運切摭之石切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月而咸得
從其條貫森然炳然若開羣玉之府孫曰穆天子傳癸巳至於羣玉之山
先王之所謂策府注云言往古帝王以藏書策之府揩揮聯累圭璋琮璜之狀集註
周禮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
黼說文圭瑞玉也上員下方剡上為圭半圭為璋琮丈
八寸似車釭璜半璧○璋音章璜音黃琮俱攻切
各有列位不失其叙雖第其

作者梓潼陳拾遺韓曰陳子昂梓州射洪人嘗為右拾遺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
子昂始變正風雅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
韓曰張說封燕國公謚文貞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其文屬思精壯世所不逮說歿後帝使就家録其文行於
世張曲江以比興之隩與隩同窮著述而不克備韓曰張九齡韶
州曲江人開元後天下稱曲江公而不名云一本窮字下有作者二字其餘各探一隅相
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若楊君
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之詞諷誦於文人
滿盈於江湖達於京師晚節編悟文體尤邃敘述學富

升之天官孫曰禮記司徒命鄉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周禮鄉大夫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而受之登於天府古之太史必求人風陳詩以獻於法官童曰王制命太師以觀民風然後材不遺而志可見近世不爲詩生陳註詩以諷諫者風未能盡用古道故吳君之行不昭而其辭不傳雖生猶亡伏一作大嗚呼有可惜哉無

武陵又論次誌傳三卷繼於末其官氏及仕才行甚具云孫曰武陵終韶州刺史無子女汭湘